

禅心结

1.

我是太子妃但太子不爱我。

这也不怪他。

太子殿下是个有名的颜控，我却是个有名的丑女。

人赠名号：

京城第一丑！

为此，他很抑郁，还很叛逆，娶我当天就抬了两位美貌良娣入太子府。

2

这事儿吧！

我觉得主要怪他爹，老皇帝别的兴趣爱好没有，就喜欢打听京城八卦。

听说我是第一丑，他当即派了当朝最会写诗的才子入我府上拜见。

还专门写了一首诗广为传唱：

赵家有女初长成，姝色各异未能分。

却道娇颜皆为婢，羞儿掩面去掌灯。

就是说，才子看了半天，只看见貌美的女婢，很难分辨哪一个是我，最后知道全是奴婢，我却羞的去点灯了。

这诗写的含蓄，但是告诉了大家一件事，我还不如家里的女婢好看，貌丑无盐的名声是打响了。

作为皇帝，公然带头抹黑一个未出阁女子的名声，我爹气的七窍生烟，袖子一甩就去找老皇帝讨个说法。

我已经十六了，还未有人求亲，我觉得我爹多半是怕我真的嫁不出去才会如此生气的。

老皇帝新鲜是瞧了，热闹也看了，被我爹一闹，挥挥手就把儿子给卖了。

一个月后我就嫁进了太子府。

3.

但是吧！

当上尊贵的太子妃，我却高兴不起来。

倒不是因为太子不爱我。

这事儿别人都不知道，我貌丑的传言是我自己发出去的。

为了加深大家这个印象，我从小就只选长得好看的婢女做我的丫鬟。

每次出席宴会我都会故意画的平平无奇，在貌美丫鬟的对比下，我真有了个貌丑的名声。

无他，这种宴会大多都是选媳妇儿的。我不想当他们任何一个的媳妇儿。

我努力了七八年，却因为老皇帝的一时兴起功亏一篑。

4.

大家都不知道，我从小就立志当一名住持。

小时候常常生病，我爹为了让我好养活，送到寺庙养了一段时间。

寺庙的住持有一颗会发光的脑袋，我小时候特别羡慕。

我跟他抢木鱼儿，抢佛珠，抢经书.....

他从不生气，我揪他白花花的胡子他也只会温柔的笑。

信徒都说他是活佛，是得道高僧。

我问他何为佛，何为得道？

他只摸摸我的头，笑的和弥勒佛法相一样慈祥。

嘴里念叨着：「不可说，不可说。」

我却觉得只要当上住持肯定就能知道了。

我说与他听时，他笑的胡子翘起来，连豁牙都露了出来。

我说：「该不会是不舍得把你的住持位置拱手相让吧？」

「霓儿是女孩子，做不得和尚，更做不得住持。」

我觉得大概是他太小气。

只要我想，怎么会做不到？

5.

我八岁以后才明白老和尚说得对。

那时老和尚已经化成了几颗舍利子。

他的住持之位由他的师弟当了，是一个瘦瘦的中年和尚。

我的身体已经大好，父亲将我接回府邸，我才明白，我是宰相之女，我做不得和尚，更做不得住持。

我哭了好几天，父亲怕我孤单为我找了很多玩伴。

我当时下定决心，我以后不要出嫁，我要当尼姑。

我那些貌美的婢女都十分支持我，英勇就义一般哭着说以后会陪我绞了头发做姑子。

我让她们放宽心，光头不长虱子，光头可方便了。

有这样一群跟班，当一庵之主也和住持差不多。

可是现在，我却成为了太子妃。

6.

最忠心的丫鬟梵音见我愁眉不展的坐在大红烛前，忍不住为我出谋划策，说是一般皇家被休弃的女人都会被送到庙里，我们可以努力让太子殿下休弃我，现在太子厌恶我就是一个好兆头。

我悲悯的看着她摇头，她能当我最忠心的丫鬟是因她长得最美，比我美的多，与我站在一起就如宝石之与米粒，珍珠之于鱼目，可以瞬间吸引别人的注意力。

缺点就是脑子不太好使。

好在她的优点是特别忠心听话，一心一意要当我未来尼姑庵里的庙祝。

她说寺庙里面香火最重要，她要替我好好监管。

我欣赏她的眼光，毕竟像她这么美还这么没有心眼的人已经不多多了。

我不忍心告诉她，我这般地位，被休弃只有两种可能：一是我犯下滔天大罪，可以连累我爹的那种，一种是我爹谋逆，可以诛九族连累我的那种。

不管是哪一种，都不是我想看到的。

所以我告诉她，被休弃女人的尼姑庵，大家都觉得不吉利，香油钱会少赚很多的。

梵音别的不懂，听到香油钱三个字立马懂了。

没过一会儿，太子派人来传今日在两个良娣那里歇息，让我不必等他了。

这事儿我求之不得，终于能睡个好觉了。

7.

太子不爱我，可他今日还是得早早的请我与他一同去皇宫拜见父皇与母后。

我一早便梳洗打扮好，带了半边面纱等他。

太子是个白净贵气的少年，用老和尚的话说：有帝王之相。

太子看花看草看梵音，就是不敢看我。

于是他被梵音的美震撼到了，直愣愣的看着她不说话。

再看我时，目光便充满了惋惜。

我已经看了太多遍这种场景了，大家都惋惜我貌若无盐，如果我有梵音半分美貌该多好。

我笑世人多被皮相迷惑，红粉骷髅，皆为虚妄。

老和尚说的对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，亦复如是。

宽大的袖子里我握紧了老和尚给我的手串，将另一只手放在了太子手上。

无论如何，我已经成为了太子妃，一举一动，不能如以往那般自在潇洒。

8.

老皇帝和皇后两人坐在一起，兴致勃勃地看着我。

老皇帝不老，不过四十来岁，比我爹还年轻一些，皇后也才三十出头，还是风韵犹存的美人一个。

我朝有陋习：世人皆好美人，好珍宝，好诗词，好礼乐，好一切美好事物。

这样的风气下，似乎越来越容不得有鄙陋丑恶的东西：

之前有一位貌丑的才女，因为样貌，心爱之人不愿娶她回家，恐惹人耻笑。才女焚诗离家，做了一名女道士。

我没有什么才能，我也不想做女道士，我只想做一个庵之主。

我与太子拜过了父皇母后，老皇帝忍不住让我摘下面纱，想看看我到底有多丑。

皇后横了他一眼，笑盈盈的握着我的手让我莫放在心上。

我早做了准备，摘下面纱，行了个礼便垂头不语。

皇帝好像在看我哪里丑的特别些，左思右想都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。

皇后娘娘却笑了，说，「霓儿实不失为一名清秀佳人。」

太子殿下简直不敢相信母后居然说出这样的话来，看了看我的脸，闷闷的不说话。

我长的自然不算丑，面见公婆也不能故意化丑妆，只是见过梵音便很难说出夸奖我样貌的话来了。

我一向拿梵音的容貌当保护伞，可如今，我却觉得梵音的美貌是把双刃剑，用不好，会起反噬效果。

9.

我想起来家里还有很多貌美的婢女，她们都对我忠心耿耿。

没有带她们作陪嫁，主要是怕太子看上她们。

我很珍惜这些从小就和我志同道合的小丫鬟，不希望她们被红尘俗事所牵绊。

太子殿下每日会到我这里坐一坐，他只是盯着梵音看，从来不留宿。

我既庆幸又担忧。

梵音看不出来，她只是紧锁着眉头，不知道我何时才能如偿所愿。

她还怕太子殿下发现我并没有那么丑，鬼迷心窍的看上了我。

她总是习惯性的挡在我身前，不让太子注意我。

我有些难过，我一直在利用这个傻丫头，她却一心为我着想。

为了让我的良心好受些，我让父亲把我的婢女们全部送到太子府上来。

之前不想让她们来，是我私心里把她们当作我的所有物。

老和尚说，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因缘际会，都需他自己选择。

我给她们这个选择的机会，她们容貌皆上等，至少可以保一生无忧。

如若不能忍受青灯古佛了却此生，就尽早为自己寻得一个好归宿。

太子是未来天子，他喜好美人，我相信他会珍惜这些我真心相待过的丫鬟们。

只是我还存了另外一份私心，我不愿梵音成为太子的女人。

我想守护她澄澈不曾蒙尘的纯粹之心。

10.

老和尚说我有佛缘，天生通透，但我心存执念，如若不看开些，会走歪路。

八岁的我不喜欢他同我讲这些似是而非的大道理，我一心想等他死了好继承他的住持之位，甚至找好了庙里最会剃头的和尚为我剃度。

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就是这个剃头和尚抢了我的住持之位。

我爹在老和尚葬礼的那天接我回家。

我从新任住持上位那日就开始哭，我爹以为我舍不得老和尚，为我找了许多同龄的玩伴。

我不为老和尚伤心，他说过他圆寂是上天做回他的佛去了。

我伤心的是我心心念念的住持之位被那个剃头和尚给抢了去。

那日和尚披着老和尚传给他的袈裟，双手合十，说我还不到皈依佛门的时候，让我顺其自然，勿要起执念。

我只说我早晚有一天会拿回我自己的东西。

他听后摇摇头，说了句佛语。

11.

我召集美婢入太子府的事情在京城传开了。

老皇帝作为天子都那么八卦，带领着子民也有样学样。

每有事情发生便会如现下一般，以野火燎原之势传遍京城。

我被取了个掌灯小姐的绰号，这全归功于老皇帝，我那新晋父皇。

人人都说，掌灯小姐相貌粗鄙，想用美婢栓住太子的心。

梵音忿忿不平的对我说，明明都是小姐的贴身丫鬟，数量规格也都符合太子妃位份。这些人就喜欢往我身上泼污水。

我本意确是想用美色引诱太子，让他暂且没有心思肖想她。

可是现下我只能诓她，我的名声不需要那么好。

世人虽是调侃我，可话里话外不过都是羡慕太子艳福不浅罢了。

梵音知晓我打算做一名不叫太子注意的太子妃，只需十余年一事无成，便可自请前去尼姑庵修行请罪。

这比我本来计划的晚了几年，可也是现下最稳妥的办法了。

所以梵音立马露出我都懂的表情。

我一向对她这种憨直的娇态没有抵抗力，抿嘴微微一笑，缓缓拨着手串。

太子殿下如往常一样来我这里，他白净的脸庞染上淡粉色。

「本殿下不要别人，只想要她。」

他指着梵音，莫名的坚定。

梵音那傻姑娘瞪大了杏眼，一时间反应不过来。

这姑娘对情事一窍不通，太子殿下的真心，到底是错付了.....

12.

我让太子不要过于冲动，臣妾自然是乐意让太子扩充后院，只是梵音是否嫁娶需尊重她的意愿。

梵音听了我的话，立马跪下来忠心耿耿道，「奴婢愿意一辈子伺候太子妃，永不嫁人。」

太子殿下果然露出伤心的表情来。

这时我让梵音将我其他丫鬟叫来。

莺莺燕燕齐至，一时间竟如百花齐放，衬得我素净的院子熠熠生辉。

太子殿下的伤心没有持续多久，一下子见如此多的美人，他楞楞的看着我说不话来。

我轻声问她们可有人愿意伺候太子。

太子殿下有些期待的看着她们，眼睛湿漉漉的，有些像秋围上猎得的幼鹿。

我的丫鬟们可能还没有搞清楚状况，一时间纷纷下跪，「小姐不要赶奴婢走，奴婢哪里都不去，奴婢愿一辈子伺候小姐，永不嫁人。」

太子殿下眼中的火光熄灭，落魄的离去了。

我确是没有想到这些丫鬟对我如此忠心，竟一个都不想走。

我耐心给她们解释，每个人都可以追求自己的幸福，太子殿下是个不错的人选，有我这个太子妃罩着她们，她们的日子会很好过。

梵烟忍不住流下泪来，「现在奴婢已经背下所有经卷名称，您说过将来要让奴婢掌管经书的，小姐不要抛下奴婢。」

梵乐亦表忠心，「奴婢已经抄完从昭国寺借来的所有经书，奴婢是有用的，小姐不要抛下奴婢。」

「奴婢学会了上百道纂云楼的素斋.....」

「奴婢已经学会了使用剃刀.....」

.....

一时间我被吵的脑壳发昏，梵音及时让她们安静下来。

「小姐也是身不由己，你们勿让小姐为难。」梵音虽不聪明，管理这些丫头却很有一套。

大家很快安静下来。

我揉着太阳穴，原是想解决麻烦，却不想麻烦变得更多了。

13.

太子殿下纳的两位良娣听说我带了一群美婢入府，终于病体转好，施施然来给我请安。

两位良娣刚满十五，正当年少，人比花娇。

只是没有什么规矩，行礼都做的极为敷衍。

我微微颌首，让梵音去请教礼嬷嬷来。

梵音一出手就知有没有，两位良娣看清她的脸后原本高傲的面容变了又变，一时间竟不知道我要处罚她们。

等教礼嬷嬷来了，她们才哭喊着骂我毒妇，心狠手辣。

太子原就喜欢她们率真烂漫的性子，我是在扼杀她们.....

我只不过是想让她们懂规矩，知晓礼数，脑袋上便被扣了许多的帽子。

且不说我是太子妃，管教她们名正言顺，就当朝宰相唯一嫡女的身份，也不是能被她们这样欺辱谩骂了去的。

原本去做活的丫鬟们纷纷赶来，挡在我身前看着两位良娣。

「.....」两位良娣眼里已经没有半分高傲。

她们的容貌，在这里没有可以骄傲的资本。

只不过是小门小户的庶女出身，有几分美名被太子赏识纳入府中。

我朝好礼乐，求尊卑有序，虽说我并不喜欢这些繁文缛节，可也是分出打坐诵经的时间来正经学过的。

她们既嫁给太子，就不能不懂规矩。

我让教礼嬷嬷将她们带走，两位良娣瞧着我的眼神如同见了洪水猛兽。

她们不想来给我请安，我亦不想见到她们。

我嫁给太子前都学了一个月的规矩，这些良娣也该多学学。

丫鬟们见两位良娣走了才戚戚然望着我，好似我受了莫大的委屈。

在相府里何时被人这样对待过，相爷更是从未对小姐说过一句重话。

梵音知道我喜静，见丫鬟们的埋怨有收不住的趋势，很快将她们带走了。

14.

说起来，我爹虽做了宰相，却不是揽权结派的奸臣，甚至可以说是中流砥柱，是忠君爱民的好官。

他膝下只得我一个孩子，还是年过而立之年才有了我。

父亲与母亲是结发夫妻，多年未得子嗣也没有纳妾，母亲好不容易在二十八岁那年生了我，却没有两年便病死了，我也从小病病歪歪的。

我没有娘，我爹没有爹也没有娘。

我们家，实在可以算是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。

父亲被人说是天煞孤星，若不送我去寺庙求佛祖庇佑，早晚会被他克死。

我三岁去了寺庙，每日晨钟暮鼓，青灯古佛为伴。

我也是因为有老和尚照顾，渐渐可以跑可以跳。

说起来，有老和尚在的日子是我最快活的时候，临死前他却不让我为他难过。

他是佛陀转世，圆寂了便会上天做回他的佛。

我连什么是佛还不知道，他却要抛下我去做佛了，所以我让他把住持之位给我。

他每次都是意味深长的笑，并不答应我。

所以我只能自己争取.....

算了，他们一个个都让我不要起执念，我再纠结前事也是无用。

我爹这样的地位，这样的品性，本不用让我做联姻的棋子，只要我能努力熬过二十不成婚，我爹便会松口为我修建一座尼姑庵。

但我爹又不想让我孤苦无依，守着一座寺庙过清苦日子，总觉得需要为我找个能照顾我余生无恙的如意郎君。

他还没来得及找到这样一个值得信赖的女婿，老皇帝就带头抹黑我的名声。

至于结果是老皇帝赐婚把我嫁给太子殿下，是他也没有想到的。

我不想嫁，他亦不想我嫁。

可是天恩皇命，不得不从。

而我不仅得接受摇身一变成为太子妃，还得反过来安慰我失望至极的父亲。

人生在世，总不能事事称心如意。

我想我的人生，尤其如是。

15.

太子殿下受挫得有些严重，下人说，他已经好几日都宿在宫里，不回太子府了。

他比我大一岁，性子却不太稳重。

老皇帝召我入宫把他的儿子带回去，别让他在宫里面碍皇后的眼。

我听了公公的转述，觉得太子殿下有些可怜。

等我换上太子妃宫装去到宫里时，他正跪在皇后面前撒娇：

「母后，那个女人太可怕了，儿臣不要在太子府里待下去。」

我平静的看着一切。

那边的太子殿下看见我后定了一下，然后若无其事的站起来整理了一下衣服。

皇后见我十分开心，笑着亲自过来接我。

我看她亲切温和的笑容，自动忽略了刚刚她不耐烦的踢了太子一脚的事。

「霓儿也不多来看看本宫，本宫在这宫里实在寂寞。」

太子殿下露出绝望的表情来，大概是觉得我抢了他最珍贵的东西。

我与皇后寒暄了几句，最后才说明来意，父皇让我来接太子回府。

太子已自立门户，不可在宫里久居。

皇后露出不舍的表情来，却是不舍得我刚来就要走。

最后太子殿下自己回府，我留在了皇后宫里。

我觉得，皇后对我喜欢的有些过分了。

直到皇后遣散宫人，拉着我到她的书房时，我才醒悟过来，她与我，竟是同道中人！

「霓儿，本宫这幅观音图就差眼睛没画，上回一瞧见你，便觉得甚是欢喜。」

是了，皇后娘娘也信佛。

「你这眼睛，仿佛本宫画的观音活过来了似的。」

皇后娘娘让我站在原地不要动，她拿起画笔，为观音图添上眼睛。

我的双眼，自带三分悲天悯人之像，眉心还有一颗很淡的红色小痣，小时候来上香的信徒见我总说我长得像观音菩萨座下童女。我却觉得我应该像观音娘娘才是。

现在看来，皇后与我竟有同样的想法。

我忽然觉得，和皇后娘娘住一段时间也不差。

16.

我与皇后娘娘每日谈经论道，好不快意，当说到一本得道高僧注释的经书时，皇后娘娘露出了为难的表情来。

原来后宫事宜繁忙，她只能抽空来了解这些，这书她还未听说过。

见她落寞的神情，我愈发打定主意今后绝不做皇后。

我让皇后放宽心，这本经书我有，还是原著手札。

无他，这书是老和尚生前著的，而他的著作，基本上是由我整理的。

皇后娘娘听后果然开心极了，拉着我又说了许多话。

夜里老皇帝来皇后的椒房殿，被皇后称病拒绝了。

我听见我那个父皇在门口骂骂咧咧的，前几日说是太子烦的你食欲不振，心情不佳。今日那小子走了你又生病了，真是不把朕放在眼里。

母后按住我，让我不要理会皇帝的话，他累了自然会走。

果然老皇帝骂的口干舌燥，让人给他奉茶，却被告知皇后娘娘已经睡下了。

他只能离开。

我有些佩服的看着皇后娘娘，她把老皇帝吃的死死的，如果我早些认识她，是不是就不会被老皇帝乱点鸳鸯谱了？

皇后娘娘也说，她那傻儿子配不上我，如果她早知道，一定会阻止皇帝乱来。

世间是很难得这样一位知己的，只恨我没有早些认识她。

我在宫里住了三日，老皇帝忍无可忍的下令让我回太子府。

临走前老皇帝气哼哼的，半天又不说话，最后让我好好监管太子专心跟太傅学习，不要整天不务正业。

还有，少来烦皇后！

皇后娘娘让我别理会皇帝说的话，她过几日会召我入宫，让我记得把那本注释的经卷手札给她带来。

17.

几日不见，梵音憔悴了许多。

我见她眼下青黑，还以为是谁欺负了她，赶忙问她是为何故？

梵音见我抹了把眼泪，哭着说，「小姐你总算是回来了，奴婢从未和您分开过这么长时间，奴婢怕您受委屈，每日都睡不好觉。」

其他丫鬟也是殷殷切切的看着我，梵烟奉茶，梵乐为我换下繁复的宫装。

「不过几日不见，你们一个个眼圈都黑了，这样就不好看了，不知道？」

丫鬟们又忍不住控诉，「可是奴婢再好看有什么用，小姐还是嫁了人。」

理是这么个理，我也很是惆怅。

「小姐我见你们都漂漂亮亮的，便会很开心啊！」

这话惹的大家红了半边俏脸，都说我只会打趣她们。

我有六位贴身丫鬟，她们都是我精挑细选的，个个样貌不俗，且各有特色。

除去梵音，梵烟，梵乐，还有梵山，梵香，梵净三人。

这其中，跟我最久的就是梵音。

若说梵音的容貌是牡丹真颜色，见之难忘，梵烟便是山间幽兰，自带馥芳，梵乐如芍药花开，梵香如百合灿烂，梵山如梅，梵净如万里无云的碧蓝天空。

我见她们便会欢喜，只因她们内心都十分澄澈，且有慧根。

我之前见过不少染了尘世污浊的小丫鬟，她们接近我，多是想谋良好前程，这也没什么，世人逐利，不过是身不由己。可害

我的也比比皆是，总是叫我父亲心惊胆战。

能找到这些品貌上佳的小丫鬟是很难得的！

我父亲听说了我的事情，忍不住让人给我送了封信来，说是爹爹对不住你，让你嫁了最不该嫁之人，他虽为相，却是不能护我万分周全的。他让我受了委屈不能默默咽下，一定要告诉他，他知我是个不争不抢的性子，之前是忙于繁务，却不想有朝一日连皇帝都欺负到我头上。现在有什么便跟他说，他会做我最强大的靠山。

我见他有些词句写的有些过激，看完信便烧了它。

最后我想了想，提笔回信让他心安。

差人送了信我才抚着手串微微叹气。

我的父亲，一人留在相府，到底是有些孤单

18.

太子殿下还是很爱玩闹，不仅逃课，还整天在各种花宴流连忘返，给美人写诗，与美人弹乐共舞。

他过的日子比皇帝还要奢靡荒唐，皇后娘娘也没有心思留我宿在皇宫，让我回去好好教训她那个不成器的儿子。

为了让太子听话，皇后还给了我一枚金牌，是象征皇后风命的牌子。

皇后安慰我，太子虽不成器，可也得让我多费心看顾。

太子妃的职责如此，我也没有什么异议。

比起管教太子，我更喜欢打坐诵经，可当太子妃事物繁忙，不能假手他人。

皇后告诉我，她当太子妃时算是老皇帝的续弦，之前他有一个发妻，那时他还是个王爷，老皇帝是死了王妃娶了她以后才被封为太子的。

这些皇家辛密我听了左耳朵进，右耳朵出。

她说她那时也不想当太子妃，所以特别想给太子纳侧妃，好让别人管理诸多事宜。

皇后娘娘真是个妙人，连我想的是什么都一清二楚，我确实不想参合太子那些破事。

最后皇后娘娘悄悄地说，再过两个月是太后生辰，其实太后一直在昭国寺修行，从先皇驾崩后就开始了。

我有些诧异，先皇已经死了十余年了，当朝太后在昭国寺待了那么久我怎会不知？

开玩笑，我可是差点当昭国寺住持的人。

昭国寺有几个沙弥，几位得道高僧，几尊佛陀，几卷经书，几只蚂蚁窝我全都一清二楚。

最后皇后娘娘说道，届时我们可以一起去为太后祝寿，太后见了我，定会十分欢喜。

听了这话，我便老实的管教太子殿下去了。

皇后信任我，我不能叫她失望。

虽然我，一开始并不想和太子殿下有过木瓜葛。

19.

有句话叫做造化弄人，一开始我就不是因为意外嫁到皇家的，可当我明白这句话时，已经为时过晚。

太子虽每次都会配合的跟我回府，但第二天便会重操旧业，不知道又在哪一个花宴上喝的酩酊大醉。

简直就是，屡教不悔！

梵音都觉得我是在白费功夫，被太子耍着玩儿。

我浪费这时间还不如去冥想，好让我内心安宁平静下来。

但，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？

人生何处不是在修行？

我受皇命，又受朝廷俸禄，太子妃的职责需时刻谨守。

更多的是我需要护着我可爱的丫鬟们，我不能只顾自己，像以前那般。

顺其自然.....

我所愿之事，如果顺其自然只会一无所有。

哪怕尊贵如皇后，也不能随心所欲。

虽说要不是皇后娘娘，我是决计不会掺和他的事情的。

我不能任太子这样下去，他仗着地位尊贵肆意妄为，可比他尊贵的还有皇帝陛下。

太子失德，可以废太子。

但他被废，我这个太子妃会跟着遭殃。

皇帝虽膝下只得他一个皇子，但在宗室里子嗣众多，天子亦可以抱养一个来代替他。

而且天子还年轻，再为太子多生几个竞争对手也不难。

皇后娘娘多年来致力于充实后宫，近几年宫里多了几个小公主，看起来成果不错。

皇后背后有谢家，理佛一方面是受太后影响，一方面是想求得一隅属于她自己的天地。

她嫁与陛下，比我嫁与太子还不甘愿。

她说嫁给一个比她大十多岁的老男人，还是娶过妻的，她谢家的女儿何曾吃过这种亏？

是了，流水的皇帝，铁打的世家。

谢家底蕴之深，当为千百世家之首。

大启朝不过是草莽武夫打来的天下，到皇帝这辈才第四代皇帝，草根皇帝们总是想靠世家装点的更像是正统，说是亲世家，好礼乐，却又免不了好美人好珠宝的流氓气。

皇家为了巩固帝位，总是强迫与世家联姻，让世家和大启不得不捆绑起来。

其实我也以为，皇帝会为太子选一个谢家女儿的，如太后，如皇后那般。

我爹虽为赵氏家族支脉，却是家门不显，他是靠自己的打拼才官从相位，只因忧思天下，想为国为民，实现抱负。

可我爹因为位置太高，一切便也身不由己了。

我总以为他还像小时候一样是我最坚固的羽翼，却不想他是皇帝欲与世家牵线的棋子。

我回相府想问父亲应该如何管教太子，却发现家里面多了一位弟弟，听父亲说，这是我一位表亲的孩子。

那是一名少年，十五岁年纪，已经是少有的稳重，他见我唤了一声姐姐。

父亲还说，这是赵氏本家的嫡子，过继给了他。

我有些惊讶，明明赵氏一族已经决意隐于俗世，发誓不奉新朝。

对于父亲做官，他们都从未给他提供过任何便利。

我父亲过去四十余年一人龉龉独行，靠自己才有了现在。

众生皆苦，我想为父亲祈福，让这世道，可以如他所愿。

我到底还是天真了些，老和尚说我通透，可我却看不透这些权贵的把戏。

20.

我的那个弟弟叫赵秉林，他做了太子伴读。

他是世家一板一眼教出来的世家子，虽不是按照世家继承人那样培养，却也是未来不可估量的少年才俊。。

有了他的规劝，太子总算是放弃了嬉闹，收了性子好好读书。

弟弟偶尔会来看我，恭恭敬敬的喊我姐姐，问我可否安好，若有所缺，只管告诉他，他会禀告给父亲。

我是太子妃，地位与皇帝三妃，公主等同，尊贵非常，怎会有缺？

非要说我缺什么的话，应该是缺个尼姑庵。

不过我自己也攒了不少钱，加上我的嫁妆，修十个尼姑庵也是可以的。

我有时也会任性的想让父亲辞官，那样我就可以不顾一切的逃离这个太子府了。

梵音她们身为丫鬟，却总是为我不平，以纤弱之躯挡在我面前。

所以我不能那么自私，她们都是我罩的人。

为了父亲，为了她们都得把这个太子妃继续当下去。

太子殿下久不踏足我的院子一步，听下人说，他又往府里带了几位才人回来。

两位良娣还没有学好规矩，听教礼嬷嬷说，她们屡教不改，我也没有过多为难，只让她们在自己院子里好好待着。

至于那些才人，年纪轻轻的，也别总是称病了，不来请安便不来吧。

我没有空理这些小姑娘弯弯绕绕的心思。因为过两日我便可以随皇后娘娘去见太后，也就是我的皇祖母了。

我带了梵音和梵烟两个丫鬟，她们都十分开心能去昭国寺。

以往，我每年会在老和尚死的那段时间，回昭国寺住一段日子。

那时我可以带上六位丫鬟一起。

但是现在却是不能够的了。

小丫鬟们都特别羡慕她们可以陪我去，纷纷让她们两个记得带经书，带素斋菜谱，带剃刀样式，带寺庙卦辞回来。

我在一边安静的看她们嬉闹，心里面欣慰非常，她们都各有本事，以后我们建庙可以各司其职，不会饿死。

这实在是令人高兴的事。

弟弟来时见丫鬟们如此兴奋，好奇的问我所为何事？

我告诉他我们要随皇后去昭国寺。

弟弟一丝不苟的面容罕见的裂开一个不易发现的笑，他问：「姐姐可有所愿之事？」

有啊！当然有！

我抚着手串，「惟愿解去三千烦恼丝，不为俗事所忧虑。」

弟弟摇了摇头，好像我在痴人说梦。

「只怕是，不能如姐姐所愿！」

21.

你可以说我别的，例如貌丑无盐，无才无德。却唯独不能否定我的毕生梦想，就算是弟弟也不可以。

所以我不悲不喜不理他，任他一板一眼的问候，离开。

两天时间眨眼就到了。

我与皇后娘娘以为国祈福的名义，浩浩荡荡的带了一大群人去昭国寺，即便我不是第一回见这种阵仗也大吃了一惊。

小时候我偷偷的见过几回，一般这种情况下，怕小沙弥冲撞了贵人，除了老和尚，还有一些得道高僧，其他人都不让随便离开自己的住所。

皇后对我说她来之前斋戒沐浴了三十天，我听后不禁对皇后娘娘这种为了面见佛祖，认真严谨准备的态度肃然起敬。

我不过才斋戒沐浴了三天，看来我对佛祖还不够敬畏。

结果皇后娘娘转过话头说道，如果不持戒，那个老皇帝又要去骚扰她，所以她只能为表诚心斋戒三十天，害她吃了一个月素。

宫里的厨子不擅长做素斋，来来回回就那么几样。

吃的她是面如菜色，想沾荤腥的不得了。

皇后娘娘说起想吃烤鸡醉虾醉螃蟹什么的时候，马车离昭国寺越来越近，我只能安慰她道，昭国寺的素斋美味非常，比荤菜好吃许多。。

皇后娘娘居然一脸好奇，我又给她科普了昭国寺那群和尚是怎么把素斋名声打响的。

老和尚年轻时是个到处游山玩水的美食家，他遁入空门后发现寺庙素斋太简单，肚里的馋虫让他看着佛祖无法平心静气的念经打坐，所以他闲暇之余在昭国寺弘扬了素斋美食文化，后来竟借此招揽了不少香客慕名而来，还解决了寺庙因为香油钱不够年久失修的困难。

老和尚将此美名其曰：素斋也能广结善缘！

他尤其擅长做素红烧肉，那叫一个香而不腻，软而不烂。

老和尚一把年纪都大肚圆脸，笑起来特别像弥勒佛法相。

我怀疑他那是故意吃出来的。

信徒总会被他的外表迷惑，说他是活佛，是得道高僧。

其实嘛！

这说的也不错，他确实是个好和尚，可以当我榜样的那种。

皇后娘娘听我说完摆出一副苦笑来，她在太后那里都是吃的太后亲手做的素斋，至于味道.....比宫里的厨子好不了多少。

这回我听了心里一沉，早知道就该把梵山带来的，她擅长做素斋啊！

只不过，现在是来不及了。

没办法，我只能抚着手串想着，不过只是口腹之欲，可以忍，可以忍的。

22.

事实证明，太后的厨艺真的很一般。

说出来大家不信，小时候我就见过太后，那时我在观察树叶，体会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菩提的禅道，结果我观察的那片叶子被蚂蚁运走，我顺着它们找到了一个蚂蚁窝。

我那时候想的是，是否蚂蚁窝便算是叶子的所代表的世界？

太后见我蹲在路边，好奇的问了我一句。

「你是新来的小沙弥吗？」

我站起来，理了理身上皱巴巴的僧衣。

她又笑了，「原来是这个小丫头。」

她看起来像是普通信徒，所以我只是回了句施主安。

之后也偶尔会遇到她，我还以为是哪一家爱礼佛的太太，不曾想过她会是当今太后。

太后一见我便认出了我，说我是当初那个戳蚂蚁窝的小沙弥.....不.....小丫头。

太后娘娘，我那是在思考禅道。

但我忍住了，想着太后说什么便是什么吧！

毕竟我也算认识太后有十年光景了。

只能说这就是缘分，妙不可言的缘分。

太后住在昭国寺的禁地，也就是谁都不让进的地方，大家都说去不得的地方，去了会提前面见佛祖的地方。

那些老和尚原来也会骗人，恐吓小沙弥。

四周有很多高手护卫，太后说，有任何人想闯进来都会被打死。

我捏紧了手串，我佛慈悲，太后不是喜欢礼佛吗？怎么说出来的话这么可怕？

皇后娘娘也对我和太后的缘分感叹道，「现在好了，大家都是家人！」

其实好像如果可以的话，大家都不是很想通过皇家成为一家人。

太后适时转过了话题，问我是否精通佛理，早闻虚云法师是位得道高僧，是当世少有的活佛。

只不过，他圆寂时我年纪尚小，应该懂的不多才是。

琴棋书画我可以说是样样不精通，唯一拿得出手的就是从老和尚那里学的高深佛法，所以不能叫太后小瞧了我。

我与太后论了一番道，对太后的见解深感佩服，十八年的修行，太后的造诣果然很深。

皇后在一旁听的津津有味，听完后忍不住说了句，「受教！」

太后面容淡淡的，看着我说，「怎会做了太子妃?和我一同修行多好！」

说的我也好惆怅啊。。

皇后却是不满意的控诉，「姑母都没有对我说过这话。」

「是你自己六根不净，与佛祖无缘。」

23.

太后对于做饭有着特别的执着，一日三餐的亲力亲为。

我们此来的目的还有为她贺寿，虽不能大操大办，生辰将近，皇后也想着太后能歇一歇，可让寺里负责斋饭的师父来做，太后却婉拒了。

皇后苦着脸，又不好意思说她是想尝一尝昭国寺的素斋。

我将一切看在眼里，然后对太后说我想去拜一拜老和尚。

得到太后应允，我带着梵烟这个丫头齐去。

老和尚自然是被供奉在最大最好的那一间佛堂，只见佛相庄严，灯火辉煌，映照着安放舍利的琉璃盏。

我看着它有些出神，于是跪下朝佛祖拜了拜。

希望老和尚能当一尊快乐的佛！

也许我到了天上，还可以根据他的笑容见到他，证明我说到做到了。

我可得努力，不能让他小瞧。

松香袅袅，梵声阵阵，我听着敲木鱼的声音，内心愈发的安宁。

如果事事都能参破？哪里还需要修行呢？

执念又怎样？

若能堪破一切，便是立地成佛了吧？

我不过想护住我喜爱的美好的东西，又如何能叫执念呢？

人生八苦：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怨憎会、爱别离、求不得、五蕴炽盛。

万般带不走，唯有业随身。

佛陀出家修行，便把这一切都参透了吗？

这黎民百姓，还不是受着各种各样的苦难！

我父亲，殚精竭虑，宵衣旰食，案牍劳形，便能解救这天下苍生了吗？

可到底是，坐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——却处处身不由己。

「草民参见太子妃。」

梵烟惊呼一声，为我围上面纱，护在我身前，凶巴巴道，「哪里来的刁民！」

来的人我们都认识，我让梵烟安静下来。

「原来是苏大才子，真是巧的很。」可不巧吗？

我因他一首歪诗，便做了太子妃，我的今天全是拜他所赐。

「苏黎歌祝太子妃千岁，贵体安康。」大才子阖眼弯腰鞠躬，端的一副低声下气的模样。

「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？

佛祖面前还是从心所欲的好，不要做这些违心之事。

举头三尺，有神明看着呢！」

刚刚才恢复平静的内心，又莫名被惹恼了些。

苏黎歌望了佛祖一眼，洒脱一笑，「太子妃说的是，草民谨记于心。」

梵烟也很讨厌这个乱写诗的才子，像是护崽的母鸡一般在我面前挡着，我笑着拉她离开了。

「不要为不相干的人生气，不值得。」也不知道是说给她听还是说给我自己。

回去时，我顺道去寺里斋堂为皇后带了几道素斋，好让她解解馋，免得她实在忍不住了，会在寺里杀生吃肉。

太后养的那几只蛋鸡，皇后娘娘已经眼红好几天了。

24.

我是太子，我的太子妃不爱我，不爱我也就罢了，她还一心想着要出家。

为此，我很生气，没错就是生气。

我堂堂太子殿下，竟被她如此不待见的吗？

对了，重新介绍一下，我是大启朝太子，名唤刘煦，我的太子妃是当朝宰相之女，闺字赵霓儿。

这媳妇儿是父皇为我选的，他那日如往常一般传召我入宫，问我是不是喜欢貌美的女子。

这是从哪里听来的谣言？

我当即反驳，「儿臣喜欢温婉贤淑的女子。」

「巧了，赵相家的女儿就很不错！」

父皇的话让我有些云里雾里。

没过多久，京城就有了我好美人，四处收集各种美人画像的流言。

本太子一向洁身自好，又怎会做这种事情？

父皇近来喜欢听这些无聊言论，我没有放在心上。

几个月后，父皇让苏黎歌去拜见赵相府邸，还给我未来太子妃写了首讽刺她无盐貌丑的歪诗。

一时间，赵相有个丑女儿的流言就成了京城笑谈。

父皇只让我不要慌，不这样，赵相是不会把他的宝贝闺女嫁给我的。

...

我们老刘家，即便当着尊贵的皇帝，那些个世家都不愿意嫁女儿给我们，哪怕是门第不显的赵相都是如此。

就算谢家嫁了女儿给我们老刘家，也没一个和天子是恩爱如夫妻的。

我皇爷爷，驾崩前，连皇祖母最后一面都没见着就撒手人寰。

至于我父皇，即便专宠了我母后多年，母后也难给他一个好脸色。

我没想过娶什么世家女，我只想着娶个能安于室的，温婉贤淑的，可与我白首偕老的媳妇儿就成。

父皇让我娶赵相女儿的意思是，当朝谢家独大，有外戚干政的隐患，需得想个法子让避世不出的赵家出仕为官，此乃帝王制衡之术。

就为这，父皇搞这么大的阵仗，不惜抹黑我和我未来太子妃的名声.....

我觉得，肯定是父皇太粗俗，才被母后嫌弃至今的。

想着在昭国寺修行十八年的皇祖母，还有最近几年爱上参佛的母后，我对这个同样出于世家的未来太子妃有些担忧。

听苏黎歌讲，赵氏女温柔端庄，贤良淑德，是做太子妃的好人选。

我当时略微安心了些，对今后家宅安宁的生活存了些许期待。

但我那父皇却存心不让我家室和睦，竟让我在大婚当天抬两位貌美良娣入府，还示意我需冷落太子妃一段时日.....

我知晓他是想让赵相受到胁迫，可我很不满他这种无视我后宅和睦的做法。

父皇却是淡淡道，「反正以后你们有的是时间培养感情。」

无奈，我只能背着嫌弃太子妃貌丑的骂名，在大婚当天，抬这两个我不喜欢的女人入太子府。

我怕太子妃在新婚之夜，因被丈夫冷落太难过，派人盯着太子妃那边，却听下人说，太子妃的婢女怂恿太子妃想办法与我和离。

好啊！

本太子不过是想要个家宅安宁，偏偏处处有人不让我如愿。

第二日一早我便去太子妃院子里，想会会这个胆大的婢女。」

果然见到一名貌美非常的丫鬟，即便我从小见惯了后宫诸多绝色，也被她的美貌晃了一下眼。

貌美却位卑的女子，多是想用美貌攀求荣华富贵，这种女人我最是看不上。

一想到我的太子妃身边有这种婢女，我便对太子妃更加怜惜了。

她被迫嫁给我，却在大婚当天受我冷落，身边还有这样一个心机深沉的丫鬟。

她戴着面纱，是否是被父皇传播的流言给中伤到了呢？

我握着她小小的柔夷，心想，我一定要护着她，给她宠爱，让她知晓我会是个好夫婿，未来也将会是个好皇帝，是个能让她依靠的好男人。

父皇不嫌事大，让她揭下面纱。

她的样貌端庄可爱，一点儿都不丑，简直是美极了！

母后也很喜欢她，夸她好看，可她只是低下头，不是很高兴的模样。

可能是因为她的婢女，让她心生自卑了，我紧握了拳头，看来早晚得除去她身边那个工于心计的女人。

25.

我每日都会分出一些时间来陪她，希望她能感受到本太子的心意。

她的那个丫鬟心机深沉，总是有意无意挡住我的太子妃，我只能看着她，看她能如何勾引本殿下。

果不其然，我每每看太子妃时，她便会蹙起眉头，我一看她，她便会展颜而笑。

本太子可不会被容貌轻易魅惑，这个女人怕是打错了如意算盘！

我派人打听太子妃有何喜好，听闻太子妃喜欢收集美人，家里貌美女婢三百。

都说缺什么便喜欢什么，看来太子妃对样貌已经自卑到病态了。

我还听闻她召集家里美貌婢女来太子府，说是想以美色惑乱我。

天可怜见的，我的太子妃，端庄贤淑，将我的太子府打理的井井有条，上上下下敬佩非常，人人夸赞。

我娶到她不知道有多开心呢！

哪里还需要她找美貌婢女来魅惑？

一定是太子妃身边的那个婢女，我得去找她好好算一算账。

我去时，太子妃正对着那个婢女笑。

她一向都是规规矩矩的模样，很沉默，像一尊雕像，不轻易露出这样的表情来。

她这一笑，仿佛猫爪在我心上微微挠了一下，我的心便扑通扑通跳了个不停。

我的妻子，果然最是可爱！

我想让那个婢女离开她，让她不再被蒙骗。

太子妃却是会错了我的意思，说我纳妾是天经地义，只是这个婢女嫁娶需自愿。

太子妃被这个女人蛊惑的不轻，对她竟放纵到如此地步，谁家的婢女能自己决定婚嫁？

我知道她这种女人，百般算计求的是荣华富贵，却不想她居然拒绝了本太子。

呵，不过是想玩欲擒故纵的把戏罢了！当妾，她还不满足了，说明她所求的只会更加过分。

一想到她的心机竟深沉至此，我为我的太子妃感到伤心难过。

我该怎样才能告诉她，这个婢女不是个安分的主儿？

接着，太子妃喊来了她的所有的婢女。

我被她这样的行为惊的说不出话来。

她的婢女，个个是万里挑一的美貌！

她让丫鬟们自行选择是否愿意伺候我，我想着，这些空有美貌的女人，别想着媚惑本太子，我可不吃这一套。。

反倒想看看她们还有谁也是工于心计的。

让人意外的，前一秒还艳光四射的婢女们，下一秒就凄凄惨惨，纷纷跪在地上祈求太子妃不要赶她们走。

太子妃身边，居然全是这种有心机的婢女吗？我更加怜惜我的小妻子了。

可她被蒙骗的很深，不会信我的话，我又该如何拯救她于水火呢？

父皇让我冷落她，赵相也对我没有好脸色，她的身边还都是这种心机深沉之人。

我终是不敌这惨淡的事实，只能落荒而逃。

26.

后来，我才知道，真正惨淡的事实是，我的太子妃想出家。

并且蓄谋已久.....

母后召我入宫陪她，我知道，这只不过是母后想让我成为她拒见父皇的挡箭牌罢了。

我让手下看着太子妃，听说太子妃的那些婢女，从相府带来木鱼经书，素斋菜谱，还有寺庙辞卦一类的东西。

我听了便觉得有些不妙，我实在想不通，年纪轻轻的姑娘，怎会对这些礼佛之事感兴趣.....

果然！

那些坏女人就是想用这些东西，把太子妃变得更加沉闷无趣，整日闷闷不乐的吗？

母后参佛以后，就变得愈发沉默寡言了。

父皇很是讨厌我宿在宫里，让太子妃来接我回家。

我听到宦官禀报『太子妃到』的声音，赶紧跪下来，求母后不要让我走，那些个女人太可怕了，我不要回去。

希望太子妃能明白我的一番苦心！

母后忍不住踹了我一脚，我忍了忍，看向我的小妻子。

却见她面上无波无澜，我只能站起来。

她的心里，果然没有我的吗？

母后留下了她，我一个人回去。

她的婢女在院子门口，期期艾艾的等着，见我回来，却问我太子妃何在？

我忍了怒意，只是说，太子妃不回来了！

那些婢女顿时露出难色，仿佛是在担忧太子妃安危。

呵，不过是想引起我的注意罢了。

全部都是痴心妄想！

听宫里人说，太子妃整日与皇后谈经论道，一谈便是一整天。

我觉得好像有哪里不对劲。

我再派人仔细打听太子妃，下人说，太子妃三岁起，因病在寺庙住了五年，师从虚云法师，回相府后，更是时常打坐诵经，

且年年都会去昭国寺。

赵相已经选了一处风水宝地，准备修建一座尼姑庵，据说是太子妃求赵相这样做的。

我听了大失所望，我还没有让我温婉贤淑的小妻子明白我的好，她便早就想遁入空门，宁愿侍奉佛祖去了吗？

本太子很不开心！

父皇让我多去和世家结交，参与他们的花宴。

罢了，去就去。

我整日喝酒，吟诗作对，在各种美人之间流连忘返。。

反正我又不可能有一个真心待我的贤惠妻子了。

太子妃来寻我回去，还拿了代表母后凤命的金牌。

是啊！她和母后关系是真的好，却不是因为我

我这样是荒唐？

如果没有父皇的首肯，我敢这样做吗？

次数多了，太子妃偶尔会发怒。

她生气的样子也是极可爱的。。

我喜欢看见她有喜怒哀乐的模样，而不是一尊没有感情的雕像。

赵相终于妥协了，赵家派出了一位嫡子，做我的伴读。

目的达到，我也就不用流连于花宴了。

我的新伴读说我不够稳重，他的姐姐是不会喜欢我这样的男子的。

他懂什么？

本太子从小学习儒家圣集，太傅是当朝大儒，我还需要他来教我如何稳重吗？

我的品性，能力都是按照未来守成之国君培养的，为的就是能让父皇百年以后，我能治理好这江山，谱写太平盛世。

父皇尚年轻，我不需要急于求成。

更无需理会这个所谓世家子的胡言乱语。

可父皇对于这个结果，很不满意，区区一个嫡子，诚意明显不够。

于是让我又纳几位才人入府。

我问父皇，您真的不是想让我失去妻子的吗？

父皇说，皇家人，不要耽于小情小爱，媳妇儿没了，再娶一个便是。

「.....」

父皇读的书少，十三岁就带兵打仗去了，当了十五年的将军王爷，娶了母后才开始学帝王之术。

他带兵打仗，当皇帝都算可以，就是不懂风月之事。

这么多年，母后都对他冷淡，他真的没有反思过是为何故吗？

我自然是疼爱我的小妻子，才会舍不得她伤心难过。

可我的小妻子，却是不懂我。

对于我纳的些才人，她仔细安排好她们的衣食住行，一点儿都不为我的冷落感到难过。

她欢欢喜喜的准备和母后去昭国寺，仿佛不会再回来了似的。

。

27.

还未等我回太后所住禁地，路上又遇到了一个不想见之人。

那是个年轻和尚，看僧衣着装，已是首座和尚级别。

他见了我，目含慈悲，双手合十道了句佛语。

像是没有认出我来。

我却是忘不了他的，当初，就是他告诉我最会剃头的和尚是虚空法师——就是抢了我住持位置的那位，之前的首座，现在的住持！

而他是昭国寺年轻和尚里边，地位最高的和尚，跟老和尚一个辈分，法号虚泓。

别的和尚在他这个年纪都还是沙弥，他却早当上了首座，是未来住持的接班人。

而我这个立志要当住持的，却连家都没来得及出，更别提当住持了。

气抖冷！

「云影？」虚泓走了两步又转过身来，不确定的朝我唤了一句。

「虚泓法师！」我淡定的回道。

『云影』是我俗家弟子名号，竟为虹影，虹影这名太花里胡哨，我不喜欢，就用老和尚法号中的「云」替了虹字。

虚泓的面容有九分悲天悯人之相，只留一分烟火气表明他还没有立地成佛，看起来特别唬人。

本质上却不是个正经和尚！

就凭他骗我一事便可知晓。

这几年都听说他在闭关修行，所以我才没有机会找他算账。

「不过几年不见，你竟变成了女子？」

听听！听听这说的是什么话？

他摇了摇头，「贫僧还说师兄可以考虑考虑培养你做首座，看来贫僧只能自己接下这苦差事咯！」

好像未来能当住持是件非常不甘愿的事一样。

对不相干的人可以说不必生气，但对这个破坏我毕生大业，甚至可以光明正大取而代之的和尚，却无法不生气。

我忍了又忍，终是忍不住，对他说了句，「滚！」

梵烟一时搞不懂我为何会生气，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虚泓。

最后站在我面前，为我撑腰。

「你这和尚，离我家太子妃远一点！」

「.....」

虚泓终于无法维持他那副得道高僧模样，露出古怪的表情来，欲言又止的看着我。

「阿弥陀佛，善哉，善哉，作孽啊！作孽.....」最后他只能双手合十，不停的念叨着这话。

他这幅比我本人还要惋惜的样子，竟让我无言以对，只能拉着气呼呼的梵烟离开。

再不走，素斋该凉了。

回去时，只见皇后坐在院子里，闭目养神。

太后应该是在屋里休憩去了。

我让梵烟把素斋拿出来，皇后被香味吸引，睁开了眼，一霎间惊喜万分的看着我。

「霓儿，母后就知道，你是个会疼人的孩子。」

我见皇后开心的样子，也跟着她高兴。

老和尚说的对，活在当下，前尘往事，就让它随风去吧！

28.

没两日，虚泓却是找上门来。

他自然不能进太后所住禁地，他只是远远的守在外边，像是在等我出去。

今日的他，比之前穿戴的还要正式，像要参与什么重大法事一般。

「云影，你果真就是那个新晋太子妃？」虚泓好像还没有接受这个事实。

没办法，这个事实我自己都接受不了。

「有话快说！」我及时打断了他。

「我有个法子，可让你成功皈依佛门。」他正色道。

我只无声的瞧了眼他，他在我这里可没有什么信誉可言，被他坑一次就足够了。

不过，他还会想出什么样的鬼主意却是可以听一听。

他从怀里掏出一把剃刀，悄悄的说，「那就是让贫僧给你剃度。」

只要成了真和尚以表决心，就没人能阻止的了你出家。」

我忍住了嘴角抽搐的冲动，「我是女子。」

「贫僧知道，就是比丘尼嘛！」

「我还是太子妃。」

「那又如何？太后不还是从我两岁起就住在了昭国寺？」

「女子出嫁从夫，我此来，一是为国祈福，二是替夫尽孝，给太后贺寿。」

现在剃度，既无视律法，更没有度牒，你这是想提前去西天面见佛祖的吗？」

就知道他和以前一样不靠谱，「八年前你骗我那笔帐，还没有来得及给你算算呢！」

虚泓收起剃刀来，却一点都不心虚，「那时是你自己不愿意让我剃度的，再说了，出家人不打诳语，师兄本就是剃头最好的和尚。」

「.....」

若不是我提早发现了他的真面目，还真有可能着了他的道。

不怕神一样的对手，就怕.....

算了，往事不堪回首！

「别整天只知道念经，待人接物也是住持必修课程，还有大启例律需熟读.....」

他只是捂住了耳朵，痛苦道，「你怎么跟住持师兄一样？」

看他孺子不可教也的模样，我放弃了多嘴。

老和尚那样的高度，不是谁都能达到的。

况且，我今后会有自己的尼姑庵。

昭国寺，已经与我无关。

「若无其它事，我便走了。」太后今日生辰，丫鬟们已经提前去采办。

梵音和梵烟办事我很放心，何况还有皇后的大宫女带领。

我此去只是清点东西的。

实在没有必要听他那要人命的鬼主意。

「这可难办了，谁叫我一出生就是和尚？」

明明你比我更有慧根，却是个女儿家。

我小时候怎么就没有看出来呢？」虚泓在一旁自言自语。

我只是默默离开了，别说他，在我想当住持前，若不是老和尚说我是女孩子，我也没反应过来自己和其他小沙弥有什么不一样。

29.

太后生辰，皇后将她画了几个月的观音图拿出来，大家都很开心，只有我看着和自己眉眼一模一样的观音图，躲在一旁不敢说话。

皇后这人，也忒实在了些。

太后见我缄默不语，好奇问我准备了什么礼物。

我只让梵音拿出一尊玉佛，是弥勒佛的样式，在昭国寺开过光的，祝愿太后能够喜乐康健，长寿无极。

太后见了很是喜欢，嘴里不停的夸赞我。

这下子皇后不服气的看着我，一脸没想到你居然还背着我还藏私了的表情。

我无奈的解释，这是让父亲帮我准备的，我只是提前七七四十九天，送来昭国寺开光而已，刚刚才去把这尊玉佛请过来的。

「你这孩子有心了，不像某些人。」太后看着观音图的眼睛，没有再多话。

皇后却羞的脸都红了。

原来太后只是看破不说破而已，我也很不好意思的好吗？

长的像观音娘娘这种事情，自己想想无伤大雅，被太后这样的长辈知晓，可就让人羞愧难当了。

好在这一顿生日宴，大家都没有过多纠结，和和乐乐的，很快就过完了。

不过，这也意味着，我和皇后应该回宫了。

太后没有说什么，像是早已经习惯了一个人，只有皇后不停的和她撒娇，说自己舍不得走，不要回皇宫。

我静默地看着皇后，有些明白当初太子为何那般了。

太后等她说完才淡淡开口，「都是当婆婆的人了，这般作态，也不怕叫霓儿看笑话。」

皇后却是拉着我的手说，「霓儿更舍不得呢，只是她不善表达罢了。」

我垂首低眉道，「儿臣自然希望能多多陪伴皇祖母。」

「罢了，有空不嫌烦，来看看我这老太婆便是。」

太后两鬓已经斑白，脸上也刻上了皱纹，岁月在她身上留下了不少痕迹。

老和尚说，他年纪愈大，愈喜爱和小沙弥呆一块儿，就图个热闹。

太后她，也是舍不得的吧？

我们最终还是踏上了回宫之路，皇后依依不舍的扒着马车看昭国寺，直到再也看不见了，才坐回马车里幽幽叹气。

短短十天，我亦有不舍。

人生总免不了离别，看不透，徒惹百般苦楚。

我想我应是习惯了才对。

30.

父亲病了。

他年近五十，身体却一向很硬朗，我有记忆起，便从未见他生过病。

这一下病来如山倒，我只能请命回相府，希望能照顾父亲。

毕竟我，算是父亲唯一的女儿。

太子想陪我一起去，他这突然的关心，让我有些不大适应。

「太子平日里繁忙，此事不宜叨扰您，臣妾一人前去便可。」

太子殿下欲言又止，看着我默了许久，最终还是允了我。

回了相府我才明白，太子为何会突然关心我，父亲他，是被皇帝气病的。

大启朝从建国起，便战乱不断，太祖太宗皇帝，除了打仗就是安逸享乐，好不容易才明白打天下易守天下难的道理，打算广招天下贤才，好好治国。

平民百姓，活着便已是千难万难，何况是培养治世之才，白衣卿相，多是出于世家大族。

可世族，这么多年来，早已经对这般弑杀好战，枉顾百姓，无视一国秩序的草莽帝王失望，前朝有名的望族赵家，直接隐于俗事，发誓不奉新朝。

谢家当年，也是被太宗皇帝百般威胁，才不得不用女儿与皇室缔结姻亲的法子，以表为国效力之心。

先皇在打仗这方面，比太宗收敛了不少，注意力多是由于安稳朝堂，广招贤才，平衡诸世家上。到老皇帝登基之后，总算没有再挑起战乱，无视黎民百姓之苦了。

有了休养生息的机会，大启也逐渐走上正轨，摆脱了因战乱导致的民不聊生的日子。

父亲殚精竭虑，让饿殍满地的世道好转，勉强做到了人人有地种，年年有余粮的盛世之景。

国库好不容易充盈了些，老皇帝又想起来要打仗了。

他说北边的那群蛮族，他二十年前就想把他们拿下，现在大启兵强马壮的，不去打他们，难不成还任由他们欺负到头上来吗？

总之，他不仅要打，还想亲自去打。

父亲劝谏无果，气的一病不起。

我听了，亦是无语。北边的蛮族，他们也还没打到我们头上来啊？

眼下看父亲这样，我也有些心疼，父亲喝了一口药，继续骂那个不靠谱的老皇帝。

打仗确实劳民伤财，这世道好不容易好一些，一旦打起仗来，父亲的半生心血，便会付诸东流。

骂完了皇帝，父亲才看着我，有些担忧的说，太子年纪尚小，如若陛下此去有什么意外，主少国疑，免不了有些人会生出不臣之心。父亲不想让我处在风口浪尖，有任何危险。

从我嫁给太子起，父亲就总是说这些胡话。

我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安慰他，女儿会一直照顾您到病愈的，现下应当安心养病，不要过多思虑才对。

待父亲睡下，我才让梵音安排我的住所。

弟弟回来见了我，一脸羞愧，歉疚的说他没有照顾好父亲。

「这也不怪你，父亲劳碌半生，最见不得的，就是百姓流离失所。」

百姓皆苦，可这苦日子，何时才是个头？

「姐姐与太子殿下？」

弟弟也是明白父亲的，所以忍不住问我近况，可是我与太子，本就没有什么好说的。

「我自然是一切都好。至于太子，你尽管细心辅佐，他将来应是个好君主。」

「姐姐说什么，便是什么。」

我照顾了父亲月余，他才渐渐好转，临走时，我让父亲多保重身体。

老皇帝这一去打仗，太子就要监国，弟弟做为太子伴读，今后会是他的左右手，得力干将。

也意味着，弟弟今后会很忙，要打通各方关节，结交各路大臣，包括父亲那些门生幕僚，都要学会为他所用。

太子殿下有谢家撑腰，还有我父亲支持，理应不会有什么问题。

真正难的，终究还是那群百姓。

31.

老皇帝说走就走，领着三十万精兵，浩浩汤汤，一路向北。

他无视大臣们一日参十本的折子，把玉玺传给太子代掌，甚至连他一旦出了什么意外，便可立即传位给太子的诏书都拟好了。

朝堂那群文官们，个个怨声载道。

原以为最应该开心的皇后娘娘，却不大开心的样子，整日诵经拜佛，闷闷不乐。

我瞧她眉眼中的思愁，有些想不通。

父亲怀念母亲时，便会露出这样的表情来。

但他严于律己，只有在母亲忌日那天才会怀念她。不会像皇后娘娘这样，日日思念。

太后说过，皇后放不下，所以与佛无缘。

入了红尘，就是有诸多的拿不起放不下。

我不想入这红尘，不去想拿起放下，便也没有所谓的拿不起放不下。

前朝官员们，看老皇帝跑了，把火力都集中在太子身上，每日都在太子身上挑种种毛病，让太子明白他还不是他们眼中的明君。

能把那跑路的老爹喊回来就尽快喊回来。

他们却忘记了，太子从小跟着当世大儒谢道安学习帝王之术，身边皆是顶尖贤才陪伴，我父亲在十年前还是御史时，给太子当过蒙学老师，提起太子，他说的是：太子勤思敏学，大启未来大兴有望。

不能看太子前段日子不务正业了，就忘记他从小是被各大臣夸赞长大的。

后来大臣们见太子虽年少，管理国家却比老皇帝更靠谱，他们的心思又放到了别的上面。

例如绵延皇嗣这个问题。

老皇帝对于这种提议，往往是采取不搭理手段，不管大臣怎么说，就是觉得爱咋滴咋滴，反正朕已经有太子了。

倒是皇后，十分开心有理由给他选妃纳妾。

我作为太子妃，其实也很乐意给太子选女子纳入后院的，我还差点把贴身丫鬟给他呢。

可如今，太子却说夜里要来我院里歇息，这事儿我觉得很不可。

我的丫鬟们也觉得不可。

梵净给我卜了一卦，她道，是中下签。

一时间大家都戚戚哀哀的，我只能笑着说，「太子又不是洪水猛兽，你们何故如此？」

丫鬟们看着我，指了指我紧握着手串的右手。

然后两两相拥而哭，大呼小姐太惨了，呜呜呜。

我一个人，在她们的哭声下，忽然觉得有些凄凉。

我也想抱着一个人哭一哭啊？

太子来了，见大家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，脸色顿时难看起来。

我只能伺候太子入卧房歇息，看太子眼下青黑，形容憔悴，想来最近的他应该很是忙碌。

太子到我的寝房里，一句话不说，也什么都没做。

这时间我平日里早睡了，现在却要打起精神应付他。

最后他和衣躺下，睡在床里边，闷闷的说，「孤不会强迫与你，你不愿便不愿吧！」

「.....」

太子躺下，很快便睡着了，面容很安宁，发出均匀的呼吸声。

我坐在床边，忽的清醒了些，对太子殿下的态度有些捉摸不透。

太子不爱我，却不想他会如此尊重我的意愿。

其实，作为太子妃，为太子绵延子嗣，本就是份内之事，我不愿，却并非不能，我只是不想在出家前徒留牵挂，添一份因果罢了。

32.

我卯时便醒了，那时已经不见太子身影。

昨日不习惯太子在身旁，我睡的很晚，现在脑袋昏沉沉的，默念了一遍心经才清醒了些。

想来太子应是上早朝去了。

没过几日，父亲给我写了封信，简单说了下近况，最后竟少见的夸赞太子殿下，说他是可靠之人，让我今后安心陪伴太子。

尤记得，当初最不愿我嫁给太子的就是他。一年时间不到，父亲便转变了想法。

可现在，陪伴太子殿下是一回事，我迟迟未能孕育子嗣，则是另外一件最棘手的事情。若前朝大臣们知晓，不可能会轻易放过太子殿下的。

如今皇嗣稀薄，太子更是老皇帝的独苗苗，如果太子无后，大臣很容易会想着去扶一个宗室之子，以备后患。

念及此处，我执笔给父亲回了封信。

太子每日都会来我院子里歇息，不知道他该有多忙碌，忙碌到需要把奏折都搬到我院子里来批。

我看他白净的面容，总是严肃的皱着眉头，朱笔迅速的划过一道又一道折子，和父亲处理公务时的模样差不多。

治理国家，应该是件很辛苦的事。

太子时常通宵达旦的改奏折，我又没办法陪他熬夜，只能在深夜给他披上外衫，让他免受风寒。

我时常想，太子迫于大臣压力假意与我同房，又何必这样委屈自己呢？在我的院子里，不能被好好伺候，整日这般辛苦，身子早晚会累垮的。

好在没过多久，御史大夫便上奏折让太子纳侧妃。

对于这事儿，我只有些疑惑为何是御史先提的建议。

他算是我父亲政敌，之前我写信让父亲择日为太子选妃，父亲却迟迟没有动作。

皇后对御史的提议很是赞同，前朝大臣们也发现太子宽仁，当为良主，起了把自家女儿嫁进太子府的心思。

一时间我收到了许多官家太太的拜帖，个个说自家女儿娴静淑婉，待字闺中。想见见我这个贤名远扬的太子妃，是如何让太子殿下做到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的。好让她们向我学学。

有没有贤名我不知道，记得当初说我无盐无才的也是这些官太太，掌灯小姐召集美婢的事儿，前段时间不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吗？

至于太子，近几年是有些他不好的风闻，可这多半归功于老皇帝，若是他不没事在京城传个太子好美人、太子不务正业的八卦，大家还是能发现，太子本就是个挺靠谱的人。

但太子到底好不好美人，这事儿我也不清楚。

毕竟太子也没有再对我这一院子的婢女产生过特别的想法。

京城中，很难找到比梵音更美的女子了，其他几个丫鬟也皆是上上等的容貌，理应不是她们不够美的缘故才对。

无论如何，我不想和这些善于煽风点火的官家太太打交道，便称病——婉拒了。

没过多久，皇后娘娘召我入宫。说起来，我有好一段日子都没有看到她了。

再见到她，她的神色自若了不少，也没有之前忧思成疾的征兆。她很关切我的身体，让太医来为我诊脉。

我应是没有毛病的，但她关心我，不能拂了她的好意。

太医诊脉过后，跪下朝皇后磕了个头。

皇后只是神色淡淡的让他离开。

待太医离开，皇后娘娘才放松了表情，苦笑了一声，拉着我的手说话，「霓儿，母后知道你意不在此，可煦儿现在需要子嗣，母后也没有办法。」

「儿臣都明白。」

「你若不明白多好。」皇后娘娘叹了口气，神色戚然。

33.

皇后的意思，再明显不过。

我不是傻子，又怎会不明白呢？

我只是不清楚父亲到底怎么想的，为何迟迟不作为？

弟弟许久没有来看过我，我也无法通过他知晓父亲的意图。

不过之后发生的事情，却是让我把老皇帝，皇后娘娘，父亲，前朝大臣，甚至是太子殿下的意图一下子都明白了。

太子在半月后纳了两位侧妃入府，一个是御史大夫的女儿，谢婉凝，一个是前线皇帝陛下破格提携的定国将军之女，赵棠儿。

只消看姓氏，便能明白老皇帝在下盘什么样的棋。

手段不太高明，却很有用。

两位侧妃第二日来为我敬茶，听下人说，前一晚，太子是在赵侧妃那里歇下的。

谢侧妃性子恬静，恭敬的拜见我，礼数周全。

赵侧妃的娇纵则全写在脸上，对我不大敬重，好在礼数也是周全的。

谢家成为第一世族，只因现在他不仅是外戚，还占据了前朝半数文官之职，说句谢家权倾朝野也不为过。

这本应是皇家最忌惮之事，但对于之前礼崩乐坏，一团散沙的大启朝，却是无奈之举。

无它，别的世家，聪明者早就隐于俗事，刚烈者与前朝共覆灭，怯者不堪大任，弱者太宗皇帝看不上，只有在京城盛极一时，关系盘综错节的第一世家——谢家才被付予重任。

至于这目的具体是怎么达到的，史书不会写，大家也不会去记得。

谢家极盛，却不独揽大权，任太宗，先皇和老皇帝代代削弱，只有传道受业，发展文教事宜的初心不改，一如往昔。

最好的例子就是当世大儒谢道安，谢家现今家主，太子太傅。

不管谢家如何退让，皇家总归是不想让卧榻之侧容他人酣睡的。

太子同纳两位侧妃，便是所谓帝王家的制衡。

谢侧妃，是皇后为母族的守护，赵侧妃，则代表隐于俗世的赵家出仕之定局。

我抚着手串想，好像把一切看的太明白也不是件好事情。

最后我给两位侧妃说了些训示，让她们好好伺候太子殿下，为他绵延子嗣。赏赐了些丝绸首饰便让她们离开了。

太子殿下，一下子需要撑起这许多的重担，的确太辛苦。

有这两位妹妹照顾，应当比在我那里宵衣旰食好的多。

事情发展到现在这种地步，其实早已有预兆。

之前我不愿去想，尚可装作不知道。

不过，若是等身陷囹圄了才想，又如何能置身事外呢？

经书上讲的是参佛，老和尚说的是堪破，我不入红尘却身陷泥淖，身负这诸多的不得已，不知未来会如何。

34.

谢侧妃没事会来我这里坐坐。

她的性子很静，不会吵闹，所以我不排斥她的亲近。

梵音却觉得她很奇怪，忍不住抱怨，说她天天来找我，只两两相对而坐，又不干别的事情，会不会别有所图？

大家都是身不由己，哪里来的别有所图？

我笑她想得太多。

只不过，太子似乎很喜欢赵侧妃，下人说，半个月来，太子殿下只去她那院子。

谢侧妃对此事不关心，听了下人的话，在我对面淡然翻过一页经书。

她最近看了不少经书，皆是这样面无表情的样子，我也猜不出来她在想什么。

日落西山，终是忙完了今天的事，不等我歇一会儿，梵乐急急忙忙跑过来。

「赵.....赵侧妃来了。」

她很少会如此失礼，我只让她先冷静一下再慢慢讲。

赵侧妃从敬茶第二日，便以专心服侍太子为由，不曾来过我这里了。

这次突然造访，应该是有什么重要的事。。

「她.....她拿着太子殿下的圣旨。」

梵音喝了口梵山端给她的茶水，拍了拍胸脯才说道。

太子殿下？

是了，他手执玉玺，所传之令，确实也可算是圣旨。

赵侧妃很快就来了，来的气势汹汹，她高傲的扫了我与谢侧妃一眼，娇纵的脸上满是得意。

许久未见的两位良娣，正在院子口探着头，好像看着什么热闹一般。

过了好一会，赵侧妃才慢慢拿出圣旨，高高在上的宣读起来。

最后对着我眉飞色舞的炫耀道，「太子妃印，如今是我的了！」

此后，姐姐再也不必如此费神劳心的掌管府里中馈。」

我接过圣旨，仔细默念着它上面所写的内容。

说是赵侧妃才德兼备，可代管太子妃印。

这可真是，

意外之喜！

我道有什么大事，原是为了解忧的！

收下圣旨后，我让梵音将太子妃印章拿来，梵音也是松了口气，欢快的拿去了。

等我再看赵侧妃，便见她没了娇纵与高傲，只剩下满脸不可置信。

「你.....你.....你！」她指着，我，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。

「你为何不生气？」她半天才找回自己的声音。

「何气之有？」

我心平气和的回答她。

硬说有什么，我也应是高兴才对。

「我要你太子妃的权利，这都不生气吗？」

那是自然，要知道，想不违祖制达到这个目的还挺难的。

「嗯，甚好，今后辛苦妹妹你了。」

其实不止印章，太子妃这个位置都是可以拱手相让的。

「你可知我要的是什么？」

我说要太子妃之位，这你还会给吗？」

会啊！

当然会！

赵侧妃与我竟如此心意相通，我抚着手串，欢快的想，这不是我一直以来求之不得的吗？

「妹妹有此意，亦是件好事情。」

「.....」

赵侧妃轻易便得到太子妃印，她无可奈何，气的跺了跺脚，耳尖红红的离开了。

院子门口那群人，见没有什么热闹可看，失落而去。

而我拨着手串，一时间只觉得身轻如燕。

「哈哈哈哈哈哈.....」耳边忽的传来银铃般清脆声音，只见谢侧妃捧着肚子，笑的东倒西歪。

「赵棠儿那货，还是那么好笑。」

谢侧妃这话，只让我觉得有些莫名其妙。

「这次当着面看她的表情，真是逗死了，哈哈哈！」

她收起经书，好不容易才正襟危坐，也是颤抖着憋笑的模样。

「姐姐好样的，还是那么帅气，我可太喜欢你了。」谢侧妃在我这待这么久，话都不及今日此时说的多。

不知道刚刚之事，如何惹得她笑，想来，她应该是个欢脱的性子。

在我这里静了这么久，是否会觉得烦闷辛苦？

等谢侧妃笑够了，她才给我敬了个礼，带着丫鬟离开。

梵音被她吓了一跳，站在原地惊讶了好久。

「奴婢就知道，她别有用心！小姐你看她刚刚的样子。」梵烟率先反应过来，朝我说道。

其他丫鬟也是纷纷附和，我只是一笑置之，让她们不要胡说，免得沾染口业。

35.

夜里，我已熄灯睡下，太子却突然闯进我的卧房，把我从床上拉起来，守夜的梵音见了他，在一旁着急的大喊。

「你你你.....太子殿下！放.....放开太子妃。」

被这么一闹，我睡意全无，只能静静地看着眼前。

太子冷眼看向梵音，嗤笑道，「既知道是孤的太子妃，你这贱婢在此处作甚？难不成，还要孤亲自教你规矩吗？」

和平日温和有度的样子不同，他今天好像很生气。

可这雷霆之怒，梵音如何受得起？

我让她安心退下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有事的。

太子殿下很不满意我的忽视，把我的脸扳过来对着他。

「你是孤的妻子，却总是无视孤，孤很不开心。」

他从被窝里把我拉出来，此刻穿的薄，夜风吹的我有些冷。

「臣妾知错。」

不管怎么样，先认错总是好的。

「你没有错，错的是多管闲事的御史大夫，还有那些只知道附议的大臣。」

父皇都是二十九才有了我，还有十年时间，孤都不急，他们急什么？」

太子殿下与其说是生气，不如说是委屈，和大臣们周旋，应该很是费耗心力。

「太子辛苦了。」

他总算是从我颤抖的声音看出来我被冻的直哆嗦，所以快速把我裹回了被子里。

「不必怕我，你是孤的妻子。」太子殿下琉璃般干净的眸子，只直直看我，一字一句认真的说。

我抱着被子，有些明白过来，太子殿下是在跟我告白吗？

可这又是为何？

「孤不喜欢赵侧妃，也不喜欢谢侧妃，不喜欢那些莺莺燕燕，孤有你一个就足够，你是孤的小妻子。」太子殿下捧着我的脸，我被他手心的温度烫的发慌。

「太子殿下？」

最后太子抱着我，准确的说，是抱着被子里的我。

「不必害怕，孤会保护你的。」他最后在我发上落下一吻，便决绝离去了。

太子所为，着实有些莫名其妙。

梵音等太子离开了才跑到我面前来，上上下下把我仔细检查一番，生怕我受伤。

我只是压下她的手，「太子殿下不会伤害我的。」

梵音好不容易才把眼泪憋回去，「小姐太难了……」

这有什么难的？

太子的意思，应是前朝出什么事了才对。

第二天，弟弟便来太子府看我了，一如既往悉心问候。

「姐姐近日可安好？」

他比一年前长大不少，性子也愈加稳重，父亲在培养他上面是花了心思的。

「一切安好。」

弟弟却看着我摇头，「姐姐过得不好。」

即便我很聪慧通透，也不必这样云里雾里的和我说话啊？

你这比老和尚的不可说还让人抓心挠肝。

「何出此言？」

「大臣们正上书要求太子废黜您，说是另立定国将军之女作太子妃。」弟弟叹了口气，慢慢的说。

原来如此，想来这事应该让太子殿下很头疼。

「赵侧妃，好像与你的关系更亲近些。」

弟弟闻声看了看我，有些羞愧的低下头。

「她是我堂叔之女。」

「你应当为她高兴才是。」我本就不想当太子妃，如今这趋势，正合我意。

弟弟老气横秋地不停叹气，只说了些父亲的近况便离开了。

36.

废了我，让赵侧妃做太子妃吗？

前朝大臣们，不会无聊到拍一个素未谋面的武将马屁，何况真论起关系来，朝中大臣多是谢道安的门生，要拍马屁也该是拍谢家的马屁。

父亲是中立派，不可能在两方任何一边站队，应该也不屑于和那些大臣争论，他所求的是国泰民安，不是国将不国。

只不过，风都吹起来了，也是时候该把火点起来才对。

顺其自然吗？

一向只有事在人为，哪里来的顺其自然？

佛祖历劫渡世人，地藏王下地狱渡鬼神，观音娘娘怜悯人间疾苦，以大慈大悲之心，观世人疾苦，为世人解苦难.....

佛不渡人还有人自渡。

虚空的话，亦是老和尚的意思，我却不信，出家人不打诳语，可对于信徒所求所念，他们又有几个是认真解答的，一句高深莫测的『佛曰，不可说』便轻松打发了。

老和尚说，当局者迷，说的多了，泄露天机，亦不能解痴者之苦，不如让其自悟，而能自悟的，他再多话也是无用。

这一切大抵也是如此，所以我只能自渡。

三个月后，老皇帝在前线大捷，一连攻下十城，大家都很高兴，胜利则意味着国运昌盛，是好事情。

太子决定组织祭祀，祭拜上天，感谢天神庇佑大启。

我是太子妃，本来应当与太子共同祭天，可现在我的印章被赵侧妃拿去了。

所以现在的情况则是，陪太子祭天的人还是我，但组织各项事宜则需要赵侧妃在场。

皇后娘娘也要一同准备，她看我们权利与位置不配，导致诸事不顺利，气的头疼。

只能派出谢侧妃在我们之间斡旋。

说起来，这个过程还挺热闹的。

等我与太子殿下完成祭天之礼，没过多久出了一件乌龙事情。

负责为国诵经九九八十一天的高僧们，对着与我衣服颜色差不多的赵侧妃喊了句太子妃安。

太子震怒，大臣们却欢喜，见有机可乘，直呼定国将军之女做太子妃，那是天命所归。

我看着匍匐在地，为首的虚空和尚，诧异的想着，不知道他吃错了什么药，居然惹出这样的祸事。

太子殿下不理跪倒一地的大臣，指着虚空他们，怒道，「来人，把这群有眼无珠的和尚砍了。」

我只能拦住太子，让他不要在此时造杀孽。

太子握住我的手，忍了又忍才对着大臣们说，「她是父皇为孤钦点的太子妃，废掉另立，你们一个个是反了不成？」

大臣们胆小，畏畏缩缩着，不敢多话，只有少许喏喏道，「无法生育的太子妃，能叫什么太子妃？」

太子殿下怒极反笑，「你们一个个管的比天宽，孤的事情，与卿何干？」

「望太子三思。」

.....

据说后来太子殿下罢了不少大臣的官职，我父亲则是当场脱帽辞官，表示大臣们欺人太甚。

太子为安抚宰相，将未罢官但附议的大臣罚俸半年。

此事闹的沸沸扬扬。

我倒觉得还有别的人推波助澜，例如谢家。

说我无法生育，得罪我父亲，让在朝中孤立无援的定国将军之女做太子妃，一桩桩一件件的，全然不提谢侧妃，此事她被摘的干干净净，反让人不得不深想。

哎！

这一个个的这么明显，我想忽视都做不到。

好在这所谓的众望所归也是我所愿。

37.

太子殿下这日喝的醉醺醺的，在侍卫的搀扶下到我的院子，见状我只能让梵音去准备醒酒汤。

说起来，最悟不透的还是太子。

他这回不请自来，也是时候结果这一切了。

太子神色迷离，却能精准的找到我的方位，他甩开侍卫，摇摇晃晃的朝我走过来。

我怕他摔了，上前扶住他。

「霓儿。」他嘟囔着喊我的名字，我给他擦了擦汗，扶他坐在我纳凉的塌上面。

「还是你最好了，可他们、他们、还有他们都是恶人，要拆散我们。」太子指着空气控诉，见他这般孩子气模样，我有些哭笑不得。

等梵音端来醒酒汤给他饮下，他迷离的眼神才清明了些。

看他像是能正常交流了，我才拨着手串问他，「太子殿下，您可知父皇为何封赵侧妃父亲为定国将军？」

闻声，太子殿下的脸忽的沉下来，他也是知道他娶赵侧妃缘由的，但这一切还远不止这么简单。

他握紧了拳头，薄唇紧抿。

我只是安静的看他，太子比我更懂权术，所以我不必再多言。

太子沉默的坐了很久，最后离开时让我不要想太多。

这肯定不是我想太多的问题，就连我父亲都只是一颗棋子，何况是我呢？

后来我再去看父亲时，他的两鬓已经染上白发，有了老态。

父亲对着我，后悔不已，「早知今日，还不如当初就让你出家做比丘尼。」

我安慰他道，「其实现在去也不迟。」

父亲看了看我，紧握住我的手不放，我只能给他提建议，反正也不过就是顺水推舟的事情。

而且，由父亲来做正好。

说实在的，我也不想父亲为我如此担忧，他心中装的是天下黎民，不应该被我的事情阻碍了道路。

父亲总觉得我受苦了，对我心疼不已。

哪有什么苦不苦的，我从小见惯的，还多是生离死别呢。

不过，听了我的话，父亲好像更难过了，哑着声说他没有照顾好琴娘，让我小小年纪没了母亲。

劝父亲不成，反引得父亲想起伤心事，我无法替他堪破，只能任他自己慢慢想开，好早日翻过这一页。

等我回太子府，便只剩下静候佳音了。

父亲动作很快，不过月余，我被一道圣旨命令去昭国寺修行。

我是因病去的，身份还是太子妃，所以我没有度牒，更无法剃度，只能像太后一样待在禁地。

太后见了我倒是亲切，招呼我和她一起打理菜园，没事诵经拜佛。

我的丫鬟们都陪我一道，有了梵山的厨艺，太后总算是放弃了自己做饭，觉得吃美味素斋也不错。

这日子，就算没有成为我想要的尼姑庵住持，也和曾经陪伴老和尚的时候没两样。

目前我姑且算是成功了一半吧。

父亲听了我的话，用我的私房钱给我修尼姑庵，我时常去看，等完工后我亲自给尼姑庵题字，名为水云庵。

一切都准备就绪，我的心里面更平和了些。

虚泓好像被关了起来，说是要闭关修行十五年才能出来。

我也是听小沙弥八卦才知道，当初带头喊赵侧妃为太子妃的是他。

对此，我只能说，他果真不靠谱，此为虽是对我不做太子妃有利，可这也差点害死他的师兄师侄们。

若非太子宽仁，他们的命还真有可能不保。

多关一关，对他来说是好事。

38.

我带发修行的日子持续了许久。

久到太后和成为太后的皇后仙逝，久到成为皇帝的太子驾崩。

建元四十八年，天子驾崩，举国同悲。

而我在这一年，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度牒，可以做一名合法尼姑。

我的水云庵已被梵音她们经营了四十年，庵里香火鼎盛，远近闻名，据说求子求姻缘都极其灵验，百试百灵。

庵里有小尼姑，也有福缘深厚的老尼，还有从其它庵慕名而来得道女法师。

剃度后，我只是做了挂名的住持，实际还是由原来的住持掌管庵里事宜。

上了年纪，对这些虚名，总没有年轻时那般执着，挂名住持，是梵音她们的执意如此，她们等这一天，等的太久。

久到我已经不想要了。

或许这就是老和尚他们所说的堪破。

没了三千烦恼丝，我过的每一日都愈加自在，偶尔坐在蒲团上，听四面八方的信徒讲凡尘俗世的故事。

女子求姻缘，希望求像先帝那样痴情的男子，对发妻，也就是先太子妃一心一意，在位四十八年都不曾立皇后，后宫只有赵，谢二位妃子。

男子求仕途，希望遇到先帝那样贤明的君王，大诗人苏黎歌都写不尽建元盛世繁华。被那样的帝王赏识，才算不辜负他寒窗苦读十几载。

有一日，庵里来了两位贵人，说是当今的太妃。她们羡慕的看着我，说了许多话，可我脑子里都是经文，没有听清楚她们说的是什么。

「真羡慕姐姐，没有烦恼。」她们最后这样说。

我念了句佛语，闭目继续念经。

过了好多年，还有人不时怀念先帝，我有时想着，这应该就是传说中千古流芳的贤君吧？

小尼姑很吵闹，我来不及想太多，只能面无表情看着她们，命她们清心念经.....

【太子番外】

1.

我是太子，人在东宫，谢邀。

你问我太子妃在哪儿？

哦，她去昭国寺准备出家去了。

等一下。

别急着可怜我，是我亲手送她去的，就酱。

2.

父皇的大太监已经第三十次对我欲言又止了，终于在我不耐烦的眼神下，他跪下战战兢兢道，「赵.....赵相在修建尼姑庵。」

这有什么大不了的。

好吧！

有。

这表明我的太子妃是真的想出家啊摔。

3.

我请赵相喝茶，赵相受宠若惊。

没关系，对待岳父大人，需要耐心些。

「不知赵相俸禄可够用？」我转着手上的玉扳指，轻声问他。

现在的我已经是个合格的监国太子，对待大臣，就需要这些弯弯绕绕的话术。

赵相有些动容，朝我一拜，「是臣教女无方。」

4.

赵相是个聪明人，可怕的是，太子妃也是聪明人。

当初赵相以辞官为要挟，让我休弃太子妃。

他们以为我不懂，其实我什么都明白。

我也是从那时起才了解，发生的一切有太子妃本人推波助澜。

可我偏不如她的意，那么喜欢去寺庙那就去待个够好了。

但是休弃？

不可能。

想都不要想。

5.

南王世子最近来宫里看我，他比我大十岁，现在孩子都有一大堆了。

「连媳妇儿都留不住，你不行。」

真男人不能说不行，我冷眼瞧他。

他跪下来无所谓道，「是臣不行，臣最近都不敢纳姬妾了，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。」

.....

他行不行，与我何干？

6.

大臣们见我送走太子妃，以为有机会，让我另立赵侧妃的折子是一天比一天多。

他们当我真是那么好拿捏的吗？

我不回应他们，但是隔一段时间会罢黜一位折子递的最多大臣。

久而久之，他们终于明白我的意思。

渐渐换成递催我绵延子嗣的折子。

对此，我用朱笔一批：

干卿屁事！

7.

不到两年时间，我已经完全掌控了所有权利。

现在我说东便是东，我说西便是西。

大臣们不敢有任何怨言。

毕竟，罢黜的官位，已经全部换成了我的人。

想保住头上那顶乌纱帽，就得谨言慎行。

所以我觉得，是时候去看看我的小妻子了。

8.

太子妃正给皇祖母的菜园浇水。

天可怜见的，她从小娇生惯养的，什么时候做过这样的粗活？

好吧，实际上看起来，太子妃很有耐心，身边还有一群貌美的丫鬟帮忙。

说起这些貌美丫鬟.....

我想除掉她们很久了。

敢怂恿太子妃出家，不如让她们都去做尼姑！

9.

虚空和尚说，太子妃的执念是当住持。

这是因为他的师兄，已圆寂的虚云和尚。

破了执念，她便不会再想着出家了。

他这般主动告知，让我很怀疑他的用意。

经侍卫提醒我才知道，原来是因为被关起来的那个年轻和尚，叫什么虚什么泓的。

虚空朝我拜了拜，求我放过他师弟。

左右不过是个和尚，放了便放了。

10.

在我的帮助下，太子妃的尼姑庵很快便修建起来了。

还是太子妃亲自题的名字：水云庵。

水云.....随云。

确实和那个虚云和尚脱不了干系。

罢了，我堂堂一国太子，和一个死了的和尚计较什么。

但我又忍不住想，难道不是叫煦霓庵更好听吗？

难道不是吗？

11.

赵秉林见我写在纸上的三个字，忍不住嘴角抽搐。

他现在做的翰林学士，负责起草诏书。

「你这表情，是觉着孤起的名字有问题？」

他收回了所有表情，拿着新起的诏书，朝我拜了拜就离开了。

罢了，他的性子太板正，是不会明白本太子心意的。

何况太子妃还挺喜欢这个弟弟的，我当然可以大度的饶过他。

太子妃若知晓我的气量如此宏大，一定会后悔不珍惜本太子的。

嗯，肯定会！

12.

事实证明，太子妃不珍惜本太子。

她没事就去水云庵转一转，一草一木都精心设计安排，比之前管理太子府后院还用心。

苏黎歌知晓后嘲笑了我许久，我念着旧情才没有砍了他的脑袋。

后来他给我带了许多民间话本子，讲的是小尼姑动了凡心的故事。

「年轻女子都喜欢看这些，说不定就让太子妃回心转意了。」

我将信将疑的拿去找太子妃。

13.

写这些话本子的人本就有七情六欲，自然笔下之人也有七情六欲。

太子妃淡然一笑，把话本子扔在一边。

我既骄傲我的太子妃果然与众不同，又觉得让她动凡心好像是件难事。

「那你可会有七情六欲？」我不死心的问我的小妻子。

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」

那不就是我没机会的意思？

那怎么可以！

14.

不仅太子妃这样说，那个虚泓法师也这样说。

「你连红尘都没入，哪里来的看破红尘？」

若非虚泓长得太没有烟火气，我都怀疑他是在骗我。

他对于我的疑问很是诧异，「当和尚当然不是因为看破红尘，只因贫僧自小在昭国寺，所以才会感到自在，内心安宁。」

也就是说，太子妃是因为在寺庙待着便会自在安宁。

是本太子对她不好吗？

不对，肯定是因为太子妃身边都是支持她的人，才让她越来越自信的。

15.

我应该让她看到本太子。

首先得让她听见那些夸我的声音。

她得知道本太子很好。

苏黎歌知晓他的主意失败，也不敢再给我提建议了。

对于让他写夸夸诗的主意，他愧然的说，「太子妃好像不太待见我。」

言下之意，他的诗让太子妃有阴影。

那要他何用？

好在写写童谣还是很简单的，大街小巷都流传着本太子的美名。

太子妃肯定能听见。

16.

人活一世，如蜉蝣寄之于天地。

蜉蝣朝生暮死，所以才会想要拼命活的精彩。

我问太子妃，愿不愿意像蜉蝣一样精彩活一次，在短暂的生命中寻找一位优秀伴侣。

比如十分耀眼的本太子。

太子妃笑了笑，蜉蝣的生命对于人来讲是短暂，可人的生命，不见得需要像蜉蝣那般醉生梦死。

除了爱，人生还有许多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做。

例如本太子，未来可以做个千古贤君，名垂青史。

本太子大受鼓舞。

17.

回宫后，我突然反应过来，和太子妃讲道理是讲不过她的。

她很聪明，很通透。

指不定就把本太子给饶进去了。

赵侧妃又跑到东宫来找我送点心了。

我问她，为何要对本太子这么好。

她答，她想做与我携手并肩而行的那个人。

是了，别的女人，对我有所求。

而太子妃，对一切都无所求。

18.

她有执念是吗？

那我怎么可能如她的愿呢？

让她当住持？

本太子还没有死呢！

她现在剃度出家像什么话？

还不如把她那群丫鬟送去做尼姑。

就这样愉快的决定了。

19.

现在我已经不是太子了。

八年前，征战塞北三年的父皇凯旋而归，我原以为总算可以松口气，和太子妃培养感情去了。

没想到父皇被蛮族首领刺了一箭，伤了根本，命不久矣。

好在父皇驾崩前几个月，母后一直守在身边照顾。

至少母后心里还是有父皇的不是吗？

那为何太子妃心里没有我呢？

20.

建元八年，我把她的那些丫鬟全部发落去做尼姑了。

年前皇祖母也仙去了。

太子妃身边已经空无一人。

我问她可愿意做我的皇后。

她摇头，让我勿要再执着，珍惜身边之人。

人人都觉得我是执念，不，这怎么能是执念呢？

和我自己的小妻子一生一世，算什么执念？

我对太子妃说，「除非我死了，你别想出家。」

21.

回去后，我开始宠幸后妃，让她们孕育子嗣。

至于选秀？

当个好皇帝是很忙的，我连后宫都没时间去，选什么秀女？

在位四十八年，我活到六十八岁。

算是大启少有寿终正寝的皇帝。

临死前我也看开了，何必赌那口气呢，我让大太监在我下葬那天给我的小妻子发度牒。

虽是晚了些，可至少，她还是算做了我一辈子发妻。

她是我，唯一的妻！

- 完 -

□ 懿歆